

·文献学苑·

构建中国大型古籍书库

——论四库类丛书的互补性

邹爱芳 (浙江大学文理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文章从内容、时间、版本和学术性诸方面阐述了《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相互之间的互补性。

关键词: 《续修四库全书》 《四库未收书辑刊》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四库禁毁书丛刊》 互补性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2-0116-04

Establishment of Large Library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the *Four Treasuries Series*

Zou Aifang (Library of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8)

Abstract: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 Book Series According to the Book List in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 Four Treasuries of Forbidden and Destroyed Books, Series Not Included in the Four Treasuries, have their inner complementarity, which is to be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nt, time, edition, and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 Continuation of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 Book Series According to the Book List in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Four Treasuries; Four Treasuries of Forbidden and Destroyed Books; series not Included in the Four Treasuries; complementarity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2-0116-04

“得知千载事,正赖古人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是上个世纪末中国古籍整理的四大工程,在不同的层面对《四库全书》给予补充,与《四库全书》形成了一个四库体系。虽然各自收书在内容、时间、版本和学术思想上有不同侧重点,但都记录着古人经历的千载事,对当代中国的学术文化建设,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对诸多学科领域的深入研究,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大型丛书收书各具特色又相互补

充,构成了一个大型古籍书库。如能清楚地了解它们,结合自己的需求,可有针对性地选择使用。以下论述就以《四库全书》为中心,一一展开。

1 内容上相互补充

《四库全书》是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编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丛书,以其种类广、收藏巨而被誉为“文献渊薮,学术津梁”。但《四库全书》并不全。乾

隆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下旨：“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誉录，汇善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四库全书本指也。”^{〔1〕}寿之梨枣的书成为《聚珍版丛书》，誉录的书成为《四库全书》，包括《聚珍版丛书》。而只存书名的书后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又下旨：“第其中有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节经各督抚呈进并飭馆臣详细检阅……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焚，致令淹没不彰。”^{〔2〕}根据乾隆帝的旨意，四库馆臣将内府所藏和全国各地督抚学政私家进献的图书分为三类处理：第一、“有益于世道人心，实用者”予以著录。收录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部，基本涵括了乾隆以前各学科领域、各学术流派的优秀典籍。第二、言语有抵触清朝的书一概禁毁。据四库禁毁书目统计，四库禁毁书约有三千种之多。第三、被认为俚浅讹谬的书则列为存目。列为存目的书多达六千七百九十三种，几乎是《四库全书》的两倍。这些数据显示，《四库全书》谓之“全”而实际并不“全”。

1.1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对《四库全书》内容上的补充

四库馆臣根据上述标准决定去取，将内容俚浅讹谬的书籍列入《存目》中。总体上看，收入《存目》的著作，其学术性稍逊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但是因此而否定《存目》的价值，实欠谨慎。首先，有一些书从学术的角度看虽非上乘之作，但作为文献资料，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如关于古代游戏杂技方面的书，四库馆臣认为“事皆琐屑”，把许多书籍列入存目中。这些存目书籍对研究中国杂技史有其特殊的意义。其次，评价一部著作，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标准。清朝政府站在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阶级立场来衡量书籍是否属于俚浅讹谬，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第一，它把那些不利于清王朝言论的书籍和含有反礼教、反传统或宣传异端倾向的书列为存目。这些书，在我们今天看来，很显然并非书籍本身“俚浅讹谬”所致。如《李温陵集》，四库馆臣评其曰：“执非圣无法，敢为义论，虽以妖言逮治，惧而自刭，而焦闳等盛相推重，颇荧众听，遂使乡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为人心风俗之害。”^{〔3〕}而此书对于研究中国思想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二，《四库全书》选书时奉行“贵远贱近”的原则，“去取宽于元以前，严于明以后。”^{〔4〕}而明清两代著作，则因时代较近，即便四库馆臣高度评价其价值，也大多斥入存目。《存目》书的问世，弥补了这个缺陷，使这些有价值的书籍得以重见天日。

《四库全书》以“有益于世道人心，实用者”为收书原

则，注重所收书籍的学术性，对各种书籍选择裁汰，在一定的程度上做到了弃其糟粕，存其精华。它代表着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经典著作颇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这点上虽不及《四库全书》，但其收录范围广，种类多，内容异常丰富，有着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存目》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对列入存目中的书，不加选汰，不加修饰，原文影印，共收书四千五百零八种。它对乾隆以前《四库全书》未收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补充。因其重大的文献资料价值，已成为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大书。

1.2 《四库禁毁书丛刊》对《四库全书》内容上的补充

四库馆臣将内容有抵触清王朝的书一概禁毁，这部分被禁毁的书现在编成了《四库禁毁书丛刊》。它由纂修《四库全书》期间被抽毁或全毁的书籍组成，集部占多数，其次是史部的书籍，与《四库全书》相互补充。

乾隆即位之初，曾以“稽古右文”、“崇儒立道”、“聿资治理”、“垂范方来”为由下旨征书。随着乾隆帝政治上的成熟，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公元1772年，乾隆敕命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虽表面上要“俾古今图籍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但实际上是想“假右文稽古之名，行划除嫌忌之实”，“标榜文治，寓禁于征。”^{〔5〕}具体表现在：一是对书中有记述明清两代为满族统治者所嫌恶忌讳之事，鼓吹反清民族观念，触犯封建礼制，违反程朱理学内容的书籍施以禁毁。“凡认为对金、元及清人有诋侮处（如称虏、贼、夷狄、犬戎等），多加改窜，甚至成段成篇的删除。”^{〔6〕}二是因人废言，认为作者犯上，则不问其言有无不当，均加以毁弃。禁书在内容上虽然广泛，但经部书一般没有“违碍”、“狂悖”的内容，被禁也多因作者牵连。集部是主要的禁毁对象，南明史专家朱希祖先生说：“凡南明殉节之臣，其文集往往入于禁书之列。”^{〔7〕}如将琬的《清诗初集》、陈允衡的《诗慰》、钱谦益的《列朝诗集》等。他们都是烜赫一时的文人学者，其著作有许多实属中国文化的精品。其次是史部的书籍，集中于清入关前满汉关系和南明史的著作。

这些因政治原因遭到焚毁的书，往往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现在影印出版的《禁毁》，所收书籍大多数为原刻本或焚毁前刊本、抄本，保留了著作的原始性，因此它的参考价值非常高。在1997年10月的首批30册《四库禁毁书丛刊》首发式上，季羨林先生论及《续修》、《存目》和《禁毁》这三套丛书时就说：“三个书比一比，哪个价值最大？从内容方面来讲，我看《禁毁书》应该评为状元。这些书当初为什么要毁？一定是皇帝老子不喜欢，要是喜欢就不会禁，不会毁！”^{〔8〕}《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入的书籍总数有六百三十四种，相比四库禁毁之书的总数相去甚远。原因一方面是

禁毁书失书较多，另一方面是为避免与它书重复收录。因《禁毁》较《存目》起步为晚，对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又缺乏具有明显差异的禁毁前原本的书，就不再收录。如李贽《李氏文集》，与存目《李温陵集》实为同书，未予收录。

2 时间上的相互衔接

2.1 《续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时间上的衔接

《四库全书》不全，还表现在它成书距今已有二百多年。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有清一代的学术作了极高的评价：“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9]尤其以清代中期的乾嘉之学和后期的新学最有特色，对这段时间产生的大量文献的收录就成了《续修四库全书》的使命，它主要收录《四库全书》以后迄清末的重要学术著述。这样，《四库全书》汇集了乾隆以前历朝历代的重要著述，尤以元代以前的书籍收集完备，而《续修四库全书》则对清代乾嘉至辛亥革命期间的学术文化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总结。《四库全书》与《续修四库全书》配套，在时间上相互衔接，覆盖了辛亥革命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续修》和《四库全书》除了时间上的衔接外，《续修》对《四库全书》还有匡谬补缺的作用。首先，由于此书系当代编纂，对古籍的学术价值有较客观的评价，对《四库全书》遗漏、摒弃、禁毁或列入《存目》而确有学术价值的图书，虽和《存目》有重复之处，为保持学术系统性和完整性而给予收录，以显现中国学术发展的整体面貌。如《尚书引义》被列入存目，为了有助于全面研究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又辑入《续修》之中。其次，对《四库全书》已收而版本残劣，现有善本足本可替代的书籍，四库馆臣轻视而不收的戏曲、小说中确具文学价值的部分，新出土的卷帙成编的竹简帛书，《续修》也给予收录。和《四库全书》类似，《续修》也注重所收书籍的学术性、史料性，不滥收资料。如宗谱、历书、乡试录等不收，兵书、医籍等也从严。此二书配套，构筑了一座基本古籍的大型书库。查阅乾隆以前的著述，翻看《四库全书》容易找到，查阅乾隆之后的著述则可到《续修四库全书》中找。

2.2 《四库未收书辑刊》与《四库全书》时间上的衔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余位国学大师编订了一部二万余条目录的书目，名为《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它主要收录清乾隆时四库馆臣未见和清乾隆以降至清末问世的书籍。《四库未收书辑刊》就是以《四库未收书分类目录》为框架，以其中开列的书为主编辑而成的。它在时间上与

《四库全书》相衔接，在内容上与《四库全书》相补充。因出版较晚，对一部分《存目》、《禁毁》、《续修》已收录的书，《四库未收书辑刊》不收，所以在内容上不与《续修》、《禁毁》、《存目》重复。此书在文献的保存、类目的划分、底本的遴选上有合理的依据和可靠的学术保证，共收录典籍近两千种。

3 版本上的相互借鉴

《四库全书》对中国的文化建设功不可没，但它天生就带有许多缺陷。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就说：“《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是作了不少删改的，错讹之处也不少，其中的不少书当时就没有采用更好的版本，到今天可以说其中的大部分书已经不是最好的版本。其实学术界的人都明白，今天《四库全书》真正的价值是在其中那些没有或极少流传的书……我们现在不少图书馆中有影印的《四库全书》，但它们的利用率究竟多大？试问哪一位稍懂一点做学问方法的人会用《四库全书》中的《二十四史》、《十三经》、《资治通鉴》？凡已经有更好的版本或校勘成果的，谁又会舍此而求《四库全书》？”^[10]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却不无道理。由于对不少原文作了删改和抄写时有意无意留下的错误，部分内容失真，给人一种不踏实不足信的感觉。现代出版的这四部四库丛书，一方面采用影印技术，在存真方面胜过《四库全书》。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对古籍收藏比较集中，所以在版本的选择上可以做到择善而从。因此相互交叉重复的部分，由于采用不同的版本，使用时也可以互相借鉴。

3.1 《续修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版本上的相互借鉴

编纂《四库全书》时，由于当时还未能对全国藏书进行普遍查核，因此有不少重要著作的存世最佳刻本未能选入，有些则在内容上不完整。这些书，《续修》以其它善本为底本，酌予收入。如《周易注疏》，《四库全书》虽收有内府刊本，但《续修》收录的是南宋初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个经、注、单疏合刻本，其学术价值为《四库全书》本所不能比拟。又如唐王绩的《东皋子集》，《四库全书》著录三卷，说是原为五卷，而今本实止三卷。殊不知上海图书馆就藏有《王无功文集》五卷，为清修《四库》时所未见，《续修》收入的就是这个足本。

3.2 《存目》与《禁毁》版本上的相互借鉴

当时纂修四库全书时，部分禁书经抽毁后又列入存目中，极个别的甚至收入《四库全书》，《禁毁》与《存目》存在一个重复的问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原则上《存目》收入的是经过抽毁的本子，《禁毁》收入的是未经抽毁的本子。《禁毁》书大部分是劫后子遗，除极少数在近百年

来曾经重刊外,其余大都成为孤本、善本、稀见本,因此版本价值极高。如《人物论》,《禁毁》为未经抽毁本,比《存目》本内容多了六条。《禁毁》较《存目》起步为晚,对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又缺乏具有明显差异的禁毁前原本的书,不再收录。这样,有些书虽然收录重复,但并不完全雷同。

另外,《存目》与《续修》,《禁毁》与《续修》重复收录的小部分书籍,也尽量采用不同的版本,避免雷同。如《尚书引义》,《续修》采用的是清道光二十二年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存目》采用清同治三年刻船山遗书本。使用时,这些不同的版本都可相互借鉴。

《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在内容、时间、版本、学术性方面所具有的各自特色,使它们交相辉映,从不同的层面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一个大型古籍书库,为保存中国古代优秀典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2]弘历(乾隆).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A].四库全

书:第一册[Z].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48.

[3]永説等.四库全书总目[Z].北京:中华书局,1965:1599.

[4]于敏中.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11册[Z].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122.

[5][7]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缘起[A].四库禁毁书丛刊:第一册[Z].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1.

[6]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编纂缘起[A].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

[8]赵达雄.《四库全书》体系的构建及其价值评说[J].情报资料工作,2000,(4):43-45.

[9]王国维.周代金石文韵读序[A].王国维先生全集(初编)[C].台湾:大通书局,1976:392.

[10]葛剑雄.何必将《四库全书》制成光盘[N].中华读书报,1998-4-15.

作者简介:邹爱芳(1973-),女,本科,浙江大学图书馆馆员。

(上接第115页)大昌,各路各学官私书院林立,故习俗移人,争相模仿……^[18]由于书院刻书面向的对象是书院广大师生,故销路不成问题。有些书院还定期刻印学生的成果汇编,这样的书几乎人手一册,销量尤为可观。

元代书院的刻书不仅对书院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保证作用,而且对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版印刷事业都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元代书院刻书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其在元代出版史上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2][3](明)宋濂.元史·选举志·学校[M].北京:中华书局,1976:2033,2032.

[4](明)李梦阳.白鹿洞书院新志:白鹿洞书院记[A].徐梓.元代书院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9.

[5](清)同治上高县志·正德书院记.[A].徐梓.元代书院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9.

[6](明)宋濂.元史·始祖本记[M].北京:中华书局,1976:287.

[7](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2637-

2638.

[8](元)元典章:卷二[Z].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42.

[9][10][13]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79,278,285.

[11][12]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70.

[14]傅璇宗,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494-495.

[15](元)郑元祐.侨吴集·颖昌书院记[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16](元)李祁.云阳集·草堂书院藏书铭[A].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

[17]程千帆,徐有富.校雌广义·版本篇[M].山东:齐鲁书社,1991:177.

[18](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7:97.

作者简介:陈矩弘(1973-),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发行专业博士研究生。